

# 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不见了

13

人物传记



张雄文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他的一生,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他的一生,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他是个军人,却像儒生,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经常奴役他的身体,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他叫粟裕。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

## 上期回顾

“钢人”斯大林是少见的铁腕统帅,与横扫欧洲大陆的法西斯德国较量时,大仗、恶仗见过不少,却十分欣赏中国的淮海战役,不但在笔记本上留下“真是奇迹”的备忘录,还特地派驻华大使尤金了解淮海战役。可惜,尤金基本上是空手而归。

打蛇不死三分罪。台湾当然不能成为蒋介石的“复兴基地”,让其“死灰复燃”,毛泽东早就在考虑如何“解放”台湾。

台湾是华东战区的一部分,粟裕是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理所当然成了台湾战役的主帅。毛泽东任命其担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这“国内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后的一次战役”。他给粟裕攻下台湾的期限是:“准备在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1949年11月,粟裕以主任身份,召开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总会,并谈了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

这年12月,粟裕在南京召开三野各军参谋长座谈会,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条件下的参谋工作。次年5月,他还组织了华东军区团以上参谋长和参谋学习陆海空联合作战,邀请比较在行的苏联军事顾问讲课。他自己也做了《学习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讲话,指出学习现代化作战指挥,要掌握新、速、效、协。新,就是用新的战法来对付敌人;速,就是加强部队的机动性,掌握机械化装备;效,就是充分发挥武器的可能,射击要准确,威力要大;协,就是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发挥部队的整体威力。

光有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当然不行,还得有作战的本钱:海军和空军。华东海军可以说是粟裕亲手创立的,早在苏北海防团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经营了。1949年11月,粟裕在原来海军部队的基础上,新建了华东海军两个大队。不久,又新建了三个。

华东空军比海军组建还早一个月,1949年3月就有了,但本钱有限,规模较小。粟裕极有远见地指令华东空军同时培养三套指挥人员,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做准备。奉远在苏联访问

的毛泽东电令,他还将起义的蒋介石伞兵第三团作为华东伞兵部队的基础,以“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这时候,蒋介石在台湾的军队已今非昔比,由过去的四百万缩水为五十多万。美国总统杜鲁门还在1950年1月落井下石,公开表示不再支持蒋介石:“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在这一态势下,粟裕决定投入五十万人攻台,即将三野全军除剿匪和警备地方的部队外,其余十二个军的主力全部参战。这样一来,台湾海峡以外的漫长华东海岸就有些顾及不到了。为防万一,他还向毛泽东建议:“请四野以一个军移驻苏州,请华北一个军移驻山东,以策应海防。”这一作战计划在1950年3月11日上报毛泽东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蒋介石当然感觉到了粟裕咄咄逼人的攻势。在粟裕调集二十万人,即将发起舟山战役,作为攻台实战演习的时候,他突然明白过来,不再硬充寸土必争的“好汉”,忍痛将舟山守军撤退,集中兵力固守最后的江山——台湾。几乎与此同时,海南岛的薛岳也放弃他的“伯陵防线”,虚晃一枪,绝大部分人马撤到了台湾。其他地方的“鸭子”都被赶到了台湾,使这里的守军增加了一倍,达到四十万人。而粟裕的攻台部队,能直接战斗的其实只有三十万到三十八万人,其余都是后勤部队。

因此,粟裕除清醒意识到“将我攻台的作战准备更加困难,更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外,又向毛泽东建议:“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三至四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

自己一个野战军的兵力还不够,粟裕似乎又在学“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要求统率其他野战军的人马。毛泽东当即调集其他野战军四个军

配属粟裕参战。不仅如此,当粟裕后来考虑到有其他野战军参战,请中央派久负盛名的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或四野司令员林彪来主持台湾战役时,毛泽东出于对粟裕军事才能的信任,仍然决定由他负责攻台作战。

虽然后来这一战役没打成,但毛泽东很快又将十三、十九兵团以及粟裕攻台的主力九兵团组建为东北边防军,并任命粟裕担任司令员,准备抗美援朝,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增加攻台作战的运载能力,毛泽东在1950年访苏联期间,两次签订了海军装备订货协定,总金额达一亿五千多万美元。中央又从香港购买了旧船四十八艘,共两万五千吨;还向英国商人订购了两艘排水量达七千吨的巡洋舰、五艘护航驱逐舰、四艘扫雷舰。有了这些宝贝东西,红色海军开始像模像样了,总人数达到三万八千人,各种舰艇九十二艘、舰炮三百零九门。

红色空军的条件要更好一些,早在1949年10月就已初具规模,有航空人员两千九百三十八人,各种飞机一百五十九架。为获取攻台战役的制空权,中央还不断向老大哥苏联订购各型飞机,到1950年2月,总计购买了五百八十六架。

有了飞机,还得有驾驶飞机的人。这当然不能进口了,那就自己从速培养。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批准创办了七所航校。七个月后,第一批速成学员毕业,其中包括八十九名飞行学员、二十名空中领航员、五百六十七名地勤学员。

不久,空军第四混成旅与陆战第一旅,相继在三野总部驻地南京以及上海成立。中国红色空军有了第一支航空兵和第一支空降部队,共五千余人。

在极短的时间内,海空军建设就

取得如此巨大成果,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突然横插一杠,介入台湾,那么粟裕攻台作战时,在台湾海峡取得对蒋介石海空军的相对优势是完全可能的。

多年后,他的长子粟戎生回忆说,解放后,父亲一直盯着台湾地图出神,望图长思。粟裕在等待,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等待毛泽东重新让他披挂上马,挂帅攻台,“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正如他1957年7月22日报送中央军委并获批准实施的《执行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所设想的:“打击蒋(介石)海军和空军,确保我华南国际海上运输之安全;有步骤地攻占沿海敌占岛屿;在我海、空军充分发展和准备后,争取在国际情况对我有利的条件下解放台湾。”

但英雄老去,机会未来。与粟裕一样最感遗憾的还有毛泽东。他临终前与接班人华国锋说起自己一生做的两件事,其中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这几个海岛自然指的是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虽然毛泽东说别人在叽叽喳喳,但其实自己一刻也没有忘记台湾。除了那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家喻户晓的名言外,他“文革”中对粟裕的保护,也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当年北京街头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打电话,说:“解放台湾,你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都不见了。被毛泽东当做最后“杀手锏”的粟裕,也因此成为“文革”惊涛骇浪中,极少数有惊无险的高级将领之一。

# 又发现了一个疯掉的地质专家

11

悬疑小说



南派三叔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上世纪60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零号片》的绝密电影。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带着疑惑和不解,凭着巨大的勇气,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

## 上期回顾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们所处的铁舱来到了大坝底部,走到尽头,有一扇门,就在这时,门那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正是王四川。

现在碰到了王四川,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王四川遇到了我们,自然也是心情大好。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的想法是,既然沉箱会沉下来,自然也能升上去。当时我问王四川他是怎么启动沉箱的,他却说不上来,这时我意识到我疏忽了——这个沉箱是怎么启动的?任何的升降机都有一个电闸,但光秃秃的铁舱内壁,没有这样显眼的装置。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开关在升降机外面。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是谁拉下了下降的电闸?我想到这里冷汗直冒,难道这大坝内,有我们之外的其他人?

这时候,副班长还是昏迷不醒,我们知道他这种身体状态不能再受冻了,让王四川留下照顾他又感觉不妥当,于是让马在海留下,我和王四川去找出路。

走了没几步就看到一个开在混凝土上的大型门洞,有一道厚实的铁门半掩着,门上全是白霜。门刚好开了能容纳一人进入的缝隙。我和王四川鱼贯而入,门后是一个铁皮走廊,前方一片漆黑,连手电都照不到尽头,这让人有点恐慌。就在我开始犹豫要不要深入时,王四川又发现了东西。

他指了指墙上,我转头一照,照到边上的铁皮上被人用手擦过了,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印迹。铁锈片落了一地,我们在地上看到了清晰的脚印,而且有两对。这些痕迹相当新,我顿时兴奋起来,看样子,似乎是找到袁喜乐的线索了。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加快了脚步,一直往通道的深处跑去。大概跑了半支烟的工夫,我们来到一处平台上。

我们边走边看,到一处地方的时候,墙上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块挂在墙上的木板,上面贴满了黑白照片,大大小小的。我不知道这块木板对他们有什么用,其中的一张

引起了我的兴趣。在那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十几个中国劳工,骨瘦如柴,他们正拖着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从水里拖出来,还有一半在水里,黑黑的好像一团水母,一个日本兵在边上查看。因为照片太模糊了,我实在无法看清这些人在看什么。

我刚想叫王四川过来一起看,却发现他也在叫我,他已经走到了很远的地方,正把一块篷布掀开,表情非常不妥当。我急忙走了过去,他正好把那篷布扯开了一半,我看到篷布的下面有一只惨白的人手。

篷布扯开之后,我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篷布内是分段的钢筋和水泥块,一具穿着工程兵军装的尸体夹在两堆钢筋中间。翻过来看,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呈现惊恐的表情,眼睛瞪得几乎要鼓出眼眶。看尸体的情况,最大的可能还是袁喜乐的尸体。尸体上凝结着大量的血,王四川感到有点不正常,我们解开了尸体上的衣服,才发现,他的背上有两个大拇指粗的血洞。这种伤口太熟悉了,这是枪伤。

王四川的黑脸也白了。那难道真的有什么敌特?当时自然而然我们同时想到了这个,并且心里都慌了起来。

王四川想着,突然把尸体搬回到钢筋中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既然敌特在这里杀了人,肯定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把尸体用篷布包了起来,就是不想别人知道他的存在。如果让他知道我们发现了尸体,那么他知道自己瞒不下去了,肯定会向我们下手,所以我们要重新把尸体盖住。

我一听这很有道理,急忙帮他尸体再次藏了起来。弄了半天,我们才把尸体归位盖起来,转身准备继续往里面走。刚转身,我忽然意识到不对,手电一照,顿时“啊”了一声,整个人一惊坐倒在地。原来在我们背后的地上,趴着一个人,这个人探着一张惨

白如死人的脸,直勾勾地瞪着我们。

王四川的反应比我慢了半拍,也吓得倒退了一步。回过神用手电再去照,却看见那人一闪,躲过了手电的光束,突然爬起来,朝车间的黑暗处飞也似的跑去。

“抓!”我瞬间醒悟过来,对王四川大叫一声。

王四川掂量了一下自己的手电筒,吆喝了一声,对着那人就扔了过去。我看到那支手电划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弧线,狠狠地砸在了就要消失在黑暗中的人的膝盖上,那人闷哼了一声,滚倒在地。

我们追过去的时候,那人已经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撞进篷布罩着的物资堆放区里,里面连绵一片全是叠在一起的篷布,他一下就不见了踪影。我和王四川追了进去,地上全是固定篷布的绳网,很容易绊倒人,好像迷宫一样。我心说糟糕,这下难找了,这时候,王四川却对我做了个别出声的手势。我朝他手电照的地方看去,只见我们的左边,有一块篷布,很不自然地凸出了一块,还在不停地颤抖。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王四川深吸了一口气后,突然用力掀掉了那块篷布,然后我定睛扑了上去。

没想到篷布一扯起来,呼的一下一大层灰从篷布下面吹了起来,接着一个白影从篷布下蹿出来,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地。混乱间,我被呛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只听到王四川骂了一声,似乎追他去了。我心里一边骂一边挥手把眼前的灰甩开,眯着眼睛看他们往哪里跑了,却发现两个人竟然都没影了。

这时候,鬼使神差,我忽然眼角一瞥,竟然硬生生停住了。

在这块篷布下面,有一张军用沙盘,一座已被压坏的木质大坝的微缩模型,镶嵌在沙盘之上,同时,一架微缩的“深山”,架在大坝内部的“水面”上,四周吊车、机架,大量的

细小装置,一应俱全。

我想起那架飞机残骸的样子,特别是它的机头,我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架“深山”的机头,是背向大坝的!也就是说,这架沉在水中的“深山”残骸,并不是没有起飞废弃在这里的,而是,它不仅起飞了,而且已经从深渊中飞回来了!

正在臆想着,背后传来了王四川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只见他灰头土脸地抓着那个被他打到膝盖的人,那个人被他扭成了一个极不舒服的姿势。王四川的力气极大,一般人被他扭住是完全挣脱不开的,那人显然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被王四川拖死尸一样拖了过来。我用手电去照那人惨白的脸,这才看清楚这人的样子。

那是一张陌生的脸,面无血色,浑身是汗。他正用极度怨恨的眼神盯着我,整个人都在颤抖。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这个人细看后发现,他没有穿工程兵军装,穿的是列宁服,看样子不是当兵的。他这样的打扮,更像是所谓的中科院李四光他们那时期的打扮,像是下派的专家。我们搜了那人的衣服口袋,结果搜出了他的工作证,得知这个人叫苏振华,果然是地质部的人。

我叫了几声苏振华,但那个人还是那样瞪着我,好像对我有着极端的仇恨。我扳了扳他的脸,发现他和袁喜来一样,也好像处于一种疯癫的状态。好嘛,又找到一个疯子。

刚想说,那个苏振华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他一嘴不知道哪里口音,那句话说出来我一点也听不懂。当时王四川的脸色就变了,显然听懂了。我问他说的是,王四川面色有点怪,低声说那是蒙古话,意思是:“小心影子,里面有鬼!”

我无法理解他话中的意思——影子里有鬼,这句话实在是匪夷所思,你要光说有鬼,我也许还能理解,但是影子里有鬼?哪里来的影子?